DIOGEN pro culture magazine & DIOGEN pro art magazine -ISSN 2296-0929; ISSN 2296-0910
Publisher Einhorn Verlag, Kusnacht, Switzerland
E-mail: contact_editor@diogenpro.com / WWW: http://www.diogenpro.com/

Poetry in Chinese language by Niels Hav

为诗人辩护(In Defense Of Poets)

我们拿诗人怎么办？
生活使他们不幸，
他们衣着黯沉看上去如此可怜，
皮肤因内心的暴风雪而泛蓝。

诗歌是一种可怕的瘟疫，
被传染的人们四处走动，抱怨，
他们的尖叫声污染了空气，像从
精神核电站泄出的物质。如此狂乱。
诗歌是一个暴君，
它让人们在黑夜失眠，毁掉婚姻，
它将人们拉到隆冬的荒凉的小山村，
他们在痛苦中枯坐，戴着耳套和厚厚的围巾。
想象一下那种折磨。

诗歌是一个害物，
比淋病更糟糕，一种可怕的厌憎。
但想想诗人们，正艰难地
忍受它们。
他们兴奋莫名，仿佛怀着双胞胎。
他们睡觉时磨牙，他们吃土

NE KOPIRATI

DIOGEN pro culture magazine & DIOGEN pro art magazine -ISSN 2296-0929; ISSN 2296-0910
Publisher Einhorn Verlag, Kusnacht, Switzerland
E-mail: contact_editor@diogenpro.com / WWW: http://www.diogenpro.com/
和野草。他们数小时地呆在怒吼的风里，
为惊人的隐喻所摧磨。
对他们来说，每一天都是神圣。

噢，请可怜诗人们，
他们又聋又瞎，
搀着他们穿过车流吧，当他们以那无形的残障
四处蹒跚，脑子里寻思
各种素材。不时会有其中一个停下来
倾听远方救护车的呼啸。
体谅他们。

诗人像疯癫的孩子，
被整个家庭逐出家门。
为他们祈祷吧，
他们生来不快乐，
母亲为他们哭泣，
求助于医生和律师，直到她们不得不放弃，
否则自己也会变疯。
噢，为诗人哭泣吧。

没有什么可以挽救他们。
被诗歌骚扰就像秘密的麻风病人，
他们囚禁在自己的幻想世界里，
一个令人惊悚的隔离区，充满了恶魔
与复仇的鬼。

当某个晴朗的夏日，阳光明媚，
你看见一个可怜的诗人
从公寓楼里摇晃着出门，面色苍白
有如行尸，容颜因思虑而憔悴，
那么走上前去帮帮他吧。
系好他的鞋带，领他去公园，
扶他坐在阳光下的
长椅上。为他轻轻地唱首歌，
给他买支冰淇淋，再给他讲个故事，
因为他这样悲伤。
他已经完全被诗歌毁掉。

NE KOPIRATI

DIOGEN pro culture magazine & DIOGEN pro art magazine -ISSN 2296-0929; ISSN 2296-0910
Publisher Einhorn Verlag, Kusnacht, Switzerland
E-mail: contact_editor@diogenpro.com / WWW: http://www.diogenpro.com/

父亲的手表（My Father's Wristwatch）

我给父亲的旧手表上紧发条。
三十年来，它一直呆在抽屉里，
等着被扔掉。
这是他和牲畜、石头和泥土一起劳作时
戴在腕上的表。
被他抓握的东西刮花了，
不像今天你看到的任何一只，
被牛粪和汗臭染黄。

被某种质朴的东西打动，一种感情，
我从抽屉里拿出这块表，上紧发条。
秒针突然活泼地向前。
“防强震”几个细小的字
刻在表盘上。我凝视着指针，
不知怎么，感觉到鼓舞，
看到这块旧表从死寂中复活。
指针不停地走，时间准确无误。

当父亲在我的年纪，他一天八小时
呆在教堂墓地里。现在他永远地呆在那儿。
身后留下几道矮石墙，五个孩子，
—和这块表。

这块幽灵之表和屋里的现代数字钟
欢快地赛跑了七十五分钟。
仿佛时间真的可以循环，可以逆转。
直到，尽管如此，我父亲的表突然
再次停止。一动不动。彻底不动。

还能说什么？我把表放回
抽屉里。或许有人可以判定。

NE KOPIRATI

DIOGEN pro culture magazine & DIOGEN pro art magazine -ISSN 2296-0929; ISSN 2296-0910
Publisher Einhorn Verlag, Kusnacht, Switzerland
E-mail: contact_editor@diogenpro.com / WWW: http://www.diogenpro.com/

哥本哈根的女人们(Women Of Copenhagen)

在从尼亚斯街到东桥的40路公共汽车上
这一回我又一次爱上了
五个不同的女人。
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该怎样控制自己的生活？
一个穿着毛皮大衣，另一个红色威灵顿长靴。
她们中的一个正读着一张小报，另一个海德格尔
—街上雨水泛滥。
在阿曼杰大道一个湿透的公主进来了，
兴奋又狂野，我被她完全迷住。
但她在警察局跳下了车，
取代她的是两个裹着火焰般头巾的女王，
在去市医院的路上她们用刺耳的巴基斯坦话
一路交谈，公共汽车在诗歌中
沸腾。她们是姐妹，同样美丽，
所以我对她俩一见倾心，立刻计划着
拉瓦尔品第附近小山村里的新生活，
那里孩子们在木槿花的香气里成长，
他们绝望的母亲唱着伤心的歌，
当黄昏笼罩在巴基斯坦平原上。

但是她们没有看见我！
穿毛皮大衣的那个在法瑞梅格斯街下车时
在手套后哭了起来。
读海德格尔的女孩突然合上她的书，
带着一种讥讽的微笑直直望着我，
仿佛突然捕捉到一个小人物的一瞥，
在他特有的无足轻重中。
当她起身与其他人一道离开公共汽车，
那是我的心第五次碎裂。
生活如此残忍。
在放弃之前我又继续了两站路。
结局无非如此：你孤独地站在
栏杆边，吸着香烟，
情绪激动，又微微的不快。

NE KOPIRATI

DIOGEN pro culture magazine & DIOGEN pro art magazine -ISSN 2296-0929; ISSN 2296-0910
Publisher Einhorn Verlag, Kusnacht, Switzerland
E-mail: contact_editor@diogenpro.com / WWW: http://www.diogenpro.com/

爱(Love)

是这样一个大词。
或是我哽住了它？
爱，说到底
是什么？
随着时间多少人以大爱
兑换小钱。
我爱你。而你拔掉插座。
我爱你。而你将我的书掷向
我的脑后。
我爱你。而世界在爆炸。

我们在无知中彼此渴望，
像大象一样。

没有孩子就没有幸福，
舒曼说。克莱拉给他生了
七个孩子，作为忧郁症的解毒剂。
这不够。
他疯了，企图自杀，
死在疗养院。
她弹钢琴。这就是
他们称为爱的东西。

NE KOPIRATI

DIOGEN pro culture magazine & DIOGEN pro art magazine -ISSN 2296-0929; ISSN 2296-0910
Publisher Einhorn Verlag, Kusnacht, Switzerland
E-mail: contact_editor@diogenpro.com / WWW: http://www.diogenpro.com/

盲人的虚张声势（Blind Man's Bluff）

她们用围巾蒙上他的眼，
推着他打了个转，他爱这游戏。
因黑暗而晕眩，他在他的表姐妹间
踉跄又狂喜，三个格蕾丝
尖声地笑。她们取笑他，他的兴奋，
那也是她们的。他逐一抓住她们，
但总猜错，游戏持续了
整个下午。他在他的黑暗里快乐，
不知疲倦又放肆，界线已越过，
他摸到她们羞红的脸；
他的手很快乐。他只希望
能继续下去，当她们残忍地松开蝴蝶结，
从他的眼上扯掉围巾。他茫然地站着，
几乎要掉下泪来，被光线震撼，
一瞬间，那光亮令他彻底目盲。

NE KOPIRATI

DIOGEN pro culture magazine & DIOGEN pro art magazine -ISSN 2296-0929; ISSN 2296-0910
Publisher Einhorn Verlag, Kusnacht, Switzerland
E-mail: contact_editor@diogenpro.com / WWW: http://www.diogenpro.com/

向我开敞你的心胸（Show Me Your Breasts）

当我饿了，我想起你的乳房，
—我从没见过—
和你掠过的俄罗斯的眼神，
当你漠然而焦躁地环顾着房间，
像契诃夫忧郁的三姐妹中的一个，
总是喝着茶，谈论
搬去莫斯科。

噢，今晚让我们一起跳舞，
在莫斯科一家夜店里。

生活已如此复杂。
你甚至还弹着钢琴，与一片墓园风景
为邻，冬天的太阳
整个下午都在墓石间
停伫，遐想。

噢，今晚让我们一起跳舞，
在莫斯科一家夜店里。

当我饿了，我想起你的乳房，
你俄罗斯的嘴，你厨房里黄色的灯光
—我同样从没见过—
和你生动的手腕，当你切着
面包片，慢慢地吃，站立着，
茫然望向墓园上方，
听着拉赫玛尼诺夫一首狂野的交响曲。

噢，今晚让我们一起跳舞，
在莫斯科一家夜店里。

但犹豫就是浪费时间：我想要
看见你的乳房！契诃夫喝着香槟，
在他临终的床上，拉赫玛尼诺夫死在美国。
黑洞等着我们所有人。所以，

NE KOPIRATI

就这样来吧，让我们去莫斯科！
噢，今晚我想和你跳舞，
在莫斯科一家夜店里。

译注：
拉赫玛尼诺夫（Rachmaninoff，1873-1943）：俄国作曲家、钢琴家，主要作品有《第二钢琴协奏曲》、《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等，十月革命后定居美国。

NE KOPIRATI

DIOGEN pro culture magazine & DIOGEN pro art magazine -ISSN 2296-0929; ISSN 2296-0910
Publisher Einhorn Verlag, Kusnacht, Switzerland
E-mail: contact_editor@diogenpro.com / WWW: http://www.diogenpro.com/

父亲来访(Visit From My Father)

我死去的父亲前来探访，
重新坐回他的椅子里，传给了我的那把。
嘿，尼尔斯，他说。
他黝黑而强壮，头发像黑漆一样发光。
有一次他曾将别人的墓碑搬走，
用一根钢棒和一辆手推车，我给他帮过忙。
现在他亲自
搬走自己的。近来怎样？他说。
我告诉他一切，
我的计划，所有不成功的企图。
我的公告牌上垂着十七张账单。
扔掉它们，
他说，它们又会回来的。
他大笑。
多年来我对自己太严厉，
他说，我夜不成寐，把自己磨成
一个体面的人。
这很重要。

我敬了他一支烟，
但现在他已经戒烟了。
屋外的太阳将屋顶和烟囱都要烧着了，
街上收垃圾的人在大声喧哗，相互
说笑。父亲起身，
走到窗边，朝他们张望。
他们挺忙，他说，很好。
做事去吧！

NE KOPIRATI

DIOGEN pro culture magazine & DIOGEN pro art magazine -ISSN 2296-0929; ISSN 2296-0910
Publisher Einhorn Verlag, Kusnacht, Switzerland
E-mail: contact_editor@diogenpro.com / WWW: http://www.diogenpro.com/

苍蝇（Flies）

冬天来临,
刺猬休眠。

苍蝇更绝,
它们死了。

NE KOPIRATI

DIOGEN pro culture magazine & DIOGEN pro art magazine -ISSN 2296-0929; ISSN 2296-0910
Publisher Einhorn Verlag, Kusnacht, Switzerland
E-mail: contact_editor@diogenpro.com / WWW: http://www.diogenpro.com/

我们在这儿(We Are Here)

我迷失在镇上一个奇怪的地方。
所有的街道都陡峭地向上，步履匆匆的人们
身着浅色衣裳跑过我身边，
看上去他们的行包都很轻盈。
我拦住某人打听方向，
马上，我就站在了一群友善的脸
中央。——你想去哪儿？
我开始解释。他们听着，
微笑，仿佛是第一次
他们听到了一种死去的方言。
然后他们开始七嘴八舌，
朝各个方向指点。
我翻出我的地图。他们急切地将它摊开，
饶有兴致地研究。——我们在哪儿？
我问道，手指按住地图。
他们望着我，齐声重复我的问题。
随之爆发由衷的哄笑，
我也笑了，我们正见证一件非常有趣的
事儿。——这儿，他们中的一个指着
我们站立的地面说。——我们在这儿！

DIOGEN pro culture magazine & DIOGEN pro art magazine -ISSN 2296-0929; ISSN 2296-0910
Publisher Einhorn Verlag, Kusnacht, Switzerland
E-mail: contact_editor@diogenpro.com / WWW: http://www.diogenpro.com/

诗（The Poem）

别把诗夹在
腋下——你被捕了！

诗不会遵守秩序。

诗不会乖乖呆在隔离牢房。
诗在郊外四处游荡，
翻找别人的垃圾，
带着一杆枪。

诗不信任法律和法庭，
但信任更高的公正。
诗和任何老迈的路人争论，
撞上行政总裁，
用脏话斥骂。目无
尊长。气味难闻
（狗屎加玫瑰）。

诗快乐地排队等候一场暴风雨。
诗整晚陷入孤独
和狂喜。
诗闲荡在机场，
在人潮汹涌的渡口和船上。
诗很大程度上是政治的，但憎恨
政治。
诗爱争吵，
但难得开口。

诗毁掉政党。
诗准备脱下夹克，
到外面迎接你。
诗有点神经质，
紧张兮兮。

NE KOPIRATI

我奇妙的笔(My Fantastic Pen)

我喜欢
用一支街上捡来的旧笔写字,
或是一支促销笔，最好是从电工手里、
加油站或银行里得来的一支。
不仅仅因为它们便宜（免费），
而是我想象着这样一个工具
能将我的写作与工业、
熟练劳动者的汗水、管理人员
以及所有存在的神秘熔合在一起。

从前我用一支自来水笔书写精美的诗歌
——全然空谈的纯净的诗——
但现在我喜欢在我的纸上倾泻
眼泪和鼻涕。

诗歌不是为娇弱者存在的。
一首诗应该像道· 琼斯指数一样诚实
——现实与纯粹虚张声势的混合物。
一个人过分敏感有什么用？
用处不多。

这就是为什么我关注债券市场
和严肃的股票。股票交易
属于现实——正如诗歌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么喜欢这支来自银行的
圆珠笔，在一个漆黑的夜里
一家打烊的便利店前捡到的一支。它散发着
淡淡的狗尿的气息，写起字来神奇无比。

NE KOPIRATI